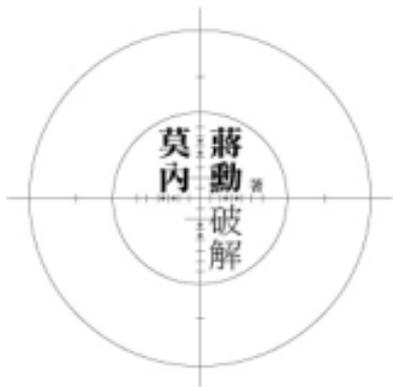


CLAUDE MONET

Claude Monet Rediscovered
by **Chiang Hsun**



莫內 蔣勳
著 破解



目錄

- 006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
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 陳怡霽
- 010 作者序
印象派的命名者——莫內
◎ 高勳
- 017 第一部
藝術現場 Scenes
- 018 聖拉札火車站
- 020 乾草堆
- 030 垂柳
- 032 睡蓮
- 034 四季睡蓮·垂柳

041 第二部

莫內 Claude Monet

- 042 莫內童年
- 044 莫內與漫畫
- 048 莫內與布丹
- 050 莫內走向巴黎
- 054 聖亞德斯的庭院
- 059 最初的巴黎——馬奈的影響
- 062 草地野餐
- 072 卡蜜兒——莫內的第一個女性
- 076 一八七〇，莫內在倫敦與荷蘭
- 082 莫內與巴其爾
- 084 一八七二，「日出印象」
- 089 一八七五，哈佛港與阿讓特港
- 092 光的跳躍
- 100 光與卡蜜兒
- 106 一八七七，聖拉札火車站
- 110 卡蜜兒之死
- 112 一八七八，莫內與世界博覽會
- 115 愛麗絲——莫內第二個女性
- 117 一八七九，維特伊雪景
- 123 莫內與吉凡尼
- 124 乾草堆——系列畫作
- 134 胡昂教堂
- 147 二十世紀——倫敦國會大廈
- 153 威尼斯——一次失敗的旅程
- 158 一次世界大戰
- 160 白內障與戰爭
- 168 垂柳——垂淚之樹
- 174 莫內花園
- 182 最後的睡蓮
- 附錄
- 196 重要作品列表

聖拉札火車站

- ▮ 1877
- ▮ 75×104cm
- ▮ 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

莫內這件作品一九九二年曾經在台灣歷史博物館「黃金印象」中展出，當時負責布展工作的奧塞美術館人員告訴我：這是密特朗總統最喜愛的一幅畫，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年輕與進步。

現在走進奧塞美術館，發現就是一個十九世紀火車站改建的美術館，「奧塞」原來是火車站的名字，許多印象派畫家在這裡進出，坐火車出外寫生，月台上都是他們的記憶，所以「奧塞」火車站變成了「奧塞」美術館，用來永遠紀念印象派一代的美學記憶。

我常常會因此問自己：我們從日據時代人進人出的台北老火車站為什麼拆得精光，沒有留下一點記憶？

不是從日據時代也一樣有許多台灣畫家從那些月台出發去各地畫畫嗎？

美其實是記憶的堅持與永續，記憶不可抹殺，記憶能一點一滴累積就是美。



乾草堆（系列連作）

| 1884-1891

巴黎奧塞美術館的一張「乾草堆」是夏季清晨的日出之光，蓬勃璀璨，整個天地被浩大的光充滿，連陰影裡也有光，非常細微的光，像要獨自飛揚起來歡呼的日出之光，歡欣卻又安靜，含蓄卻又飽滿，充滿旺盛的生命力，卻又如此謙遜寧謐，沒有一絲一毫的囂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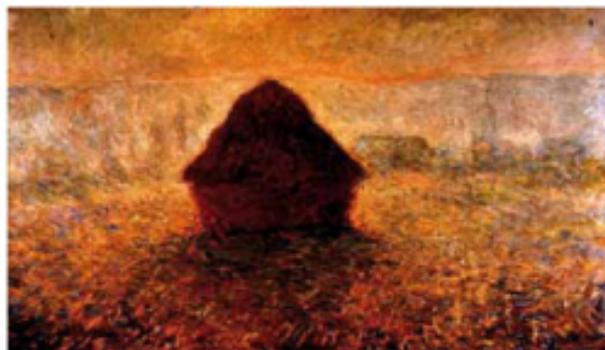
波士頓美術館的一張是雪夜過後的清晨，地上還留著殘雪，然而日光透出大地，萬物要甦醒了。

莫內採取了背光的角度，陽光從乾草堆後方升起，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長，影子裡都是未溶化的殘雪。然而陽光如此明亮，是冬季一夜大雪之後特別晴朗明亮的清晨，使人想起王羲之「快雪時晴」四個美麗的字。乾草堆四周有晨曦微微亮起來，是光的動，莫內顏料堆得很厚，顏料糾結重疊擠壓成光的層次與溫度。

芝加哥藝術中心（Art Institute, Chicago）得天獨厚，擁有六張不同場景的「乾草堆」。藉這連續的畫作，可以看到莫內在同一主題中對「時間」的關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光」，使同一個主題不斷發生變化。一件私人收藏的「霧中清晨」華麗如同神話。因為是背光，霧氣中的黎明光輝圍繞在乾草堆四周。乾草堆相較之下非常暗，草堆三角尖錐形狀的邊緣有像火焰一樣的光，光也在遠處地平線上亮起來，像一支嘹亮的號角的聲音，高亢明亮，連近景地而上一根一根短短的殘斷蕪雜的麥梗也被照亮了，整張畫像一齣結構巨大的交響詩，是以乾草堆為中心，卻以色彩與光錯綜交織成的偉大史詩結構。

光被分解了，光的分子獨立飛舞著，光原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光是許許多多千萬億萬種不同的個體，他們偶然相遇，依存在一起，被稱為「黎明」、「晨曦」、「春光」、「夏日」、「黃昏」、「餘暉」、「月光」、「秋光」、「雪光」、「水光」、「波光」，甚至用在人身上的「眸光」，都是瞬間消逝，把握不住，卻深刻難以忘懷的記憶。

莫內想藉「乾草堆」留住光嗎？還是他因此知道一切令人動容的美麗之光，最終都如同卡蜜兒臨終臉上的光，無論如何留戀，還是一去不復返了。



乾草堆（霧中清晨）1891 私人收藏



1891 61×101cm 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



1890 66 X 92cm 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美術館



1890-1891 66×93cm 美國芝加哥藝術中心

垂柳

- ▮ 1918-1919
- ▮ 140×150 cm
- ▮ 私人收藏

我特別喜愛莫內在接近八十歲高齡時創作的「垂柳」系列（也常常被稱為「水仙」系列（*Nymphaea*）或「睡蓮」（*water lilies*））。

在好幾個美術館面對原作，濃厚的顏料油彩，流動隨性的筆觸線條，看來抽象率性的色彩，看久了畫面會出現極為微妙複雜的光。

高明度的黃色是眼科醫學上認為莫內白內障以後出現的「病變」色彩。但是，有一件「垂柳」裡的明黃色，讓我看了很久，像是看到莫內淚光閃爍的剎那。

那夾在絲絲垂柳之間的明黃色塊，那浮動在蔭綠水波上的一片一片的金黃，是一剎那就會消逝的光，是瞬間的碎蹟，是陽光突然破雲而出，是夕陽餘暉剎那的反照，我們常常被這樣的光驚動，在迂迴的山路上，在黃昏的海邊，被驚動了，一回首那光就逝去了，什麼也沒有留下。

只有一生尋找光的畫家，到了老年，會領悟一切的尋找，都只是徒然。

驀然回首，在放棄沮喪的邊緣，那光瞬間出現，還來不及驚叫，頃刻就不見了。

莫內畫出了這樣的光。

畫中的明黃色比花朵更鮮明，比垂柳更鮮明，比藍色池水更鮮明，那一片一片的金黃，稍縱即逝，那是歲月之光，是時間，是生命本身。

